



“这辈子没有白干”

1928年11月,高镇同出生于北京,“七七事变”时9岁。从小目睹丧权辱国、百姓流离失所之苦,幼小的镇同心中萌生了强烈的爱国情。

“中国要强,要航空报国,必须要有好飞机。”1946年,高镇同考取北洋大学航空系。但旧中国没有航空工业,“学航空的学生毕业就失业”,同届航空系学生原有20多人,到1950年毕业时只剩4人,其中一个就是高镇同。

1952年,高镇同随清华航空系调入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

全国政协原副主席、叶剑英元帅之子叶选平于2019年9月17日逝世,享年95岁。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的领导,他被评价为“对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”。

1924年初,27岁的叶剑英和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。11月,冯华诞下长子叶选平。儿子出生后,叶剑英由于军务繁忙,父子二人共处的时间并不多。1941年,叶剑英从重庆返回延安,与爱子叶选平阔别多年后重逢。叶剑英安排他进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机械系学习,希望他学成后为祖国工业化建设效力。

1945年叶选平毕业后,从基层做起,被分配到延安兵工厂工作,成为一名机械师。1947

叶选平(左)与父亲叶剑英在一起

年调任晋绥边区第一机械厂干部,成为一名出色的技术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叶选平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短期学习。1952年,他又被派往前苏联进修机床专业。1954年回国后,叶选平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尽心尽力,他先后在沈阳和北京担任两家机床厂的总工程师。由于技术过硬,工作出色,他先后被委任为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、沈阳市机械局副局长、北京第一机床厂生产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、北京市机械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及党委常委等职。

1978年,54岁的叶选平出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。两年后,他被派赴广东省,出任副省长兼广东省科委主任、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等职。这个时期,正值改革开放之初,而叶选平的家乡广东省,也正是改革开放的“桥头堡”。

广东省是解放初期叶剑英任

高镇同：“一门六院士”传佳话

从事飞机结构疲劳和可靠性研究60年,去年90岁时才退休;创立“疲劳应用统计学”,研究成果助力数千架军机使用寿命从1000多小时延长至3000小时;1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,2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,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,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等奖;他和他的5位学生都是院士,创造“一门六院士”的佳话;1991年就当选中科院院士,却至今坚持住在约7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,迄今为止个人捐助资金超过200万元,而自己生活简朴,一件毛衣穿十几年……

他,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、结构疲劳与可靠性研究国际知名专家,我国飞机结构寿命与可靠性理论的奠基人,今年91岁的高镇同院士。

学府——新组建的北京航空学院。北航建校初期,高镇同负责材料力学实验室建设,仅用两年时间开设出“材料力学”全部实验课程。还自己设计制造国产第一台光弹性仪,研制出第一枚电阻应变片,为此荣获“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”荣誉称号。

1954年,英国两架客机先后失事,56人遇难,后确认为机身疲劳破坏。“疲劳破坏具有隐蔽性,在没有明显先兆的情况下,飞机会发生疲劳断裂解体,危险性极大。”1958年,高镇同率先在学校开始机身疲劳试验研究。

叶选平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意愿,造福家乡人民。

改革开放初期,一些干部群众对“举什么旗,走什么路”存有观望和顾虑时,叶选平的态度是“认认真真做猫,把老鼠捉住”。他在广东工作十一年,被誉为“实干家”。

担任广州市市长后,叶选平对整个城市的职能有了新的认识。他认为,广州是中国南大门,人员、货物、消息“出入”便捷会给广州带来非凡的发展机会。因此,在市长任上,叶选平重视交通建设,重新规划、改扩建交通网络。

叶选平担任广东省省长时,注意抓大事,放小事,把主要精力放在全省经济工作的宏观调控和长远发展的策划上。

对于省里的具体事务,他放手让他副省长分管。文献显示,叶选平在广东实行了一系列“冒险”的改革措施,如物价改革、住房改革等。当时,他主张蔬菜、鱼类等副食品价格放开,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改变。叶选平曾表示称,改革不冒点风险不行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评价叶选平处理重大问题时,认为他站得高,看得远,能把握大局,有乃父之风。

卸任广东省省长后,叶选平于1991年至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作为老党员,叶选平即便不再担任领导职务,也一直关注、关心党的建设。2012年,当时88岁高龄的叶选平成为了中共十八大广东团最年长的党代表。那时,叶选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,各级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脱离群众、不“接地气”的现象,我觉得这关乎党性,必须高度重视。(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《中国民族博览》)

当时发达国家是每个机种提供5架飞机做实验,而我国由于经费的限制,只能提供一架。北航老主楼一层,有两间疲劳实验室。怀着强烈报国心的高镇同在这里一遍遍测试飞机构件的“疲劳寿命”,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构件孔洞因疲劳断裂的演化过程。

在高镇同指导下,我国航空系统18家单位实施了一系列测试工程,经过10余年努力,不仅为我国飞机定寿、延寿和结构可靠性设计提供了基础数据,还培养了一批疲劳领域专家学者。

数据显示,应用高镇同所创方法进行定寿、延寿的数量庞大的国产“运七”“运八”等系列飞机,在100余条航线上飞行了数百万小时,30余年结构从未发生疲劳破坏事故。

2018年,90岁的高镇同退休。“实践表明,定寿定得准、维修到位、管理得当,飞机才飞得安全。”谈起这些成绩,高镇同很欣慰。“我这辈子没有白干。”

名师出高徒 门下五院士

北航有2200多位专任教师,20多位院士。2017年10月28日,北航首届“立德树人成就奖”颁给了89岁的高镇同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出国之风盛行。很多在法、日、英等国发展的研究人员在高镇同劝说下回到北

用光影点亮乡村夜空的人

和平日一样,在夕阳下,谢萍果骑着三轮摩托车出去放电影。电影放映点是江西省峡江县水边镇湖洲村,看到谢萍果载着“装备”,放假后的娃子骑着自行车便奔走相告:“今晚村口放电影!”幕布刚刚搭起,一小会儿工夫50多名村民便聚过来了。

59岁的谢萍果是江西省峡江县水边镇的乡村电影放映员,他把家安在了“水边公社电影院”,那是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建筑。如今电影院有些颓败,但是昔日曾是小镇最热闹的地方。41年来,老谢不仅在电影院播放电影,也走村入户放给当地村民看。

1978年高中毕业的谢萍果本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,但是因为喜欢电影,他选择成为电影队的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。“电影放映可不是个轻松活。”当老谢还是小谢时,电影放映使用胶片机。因为农村还未通电,每次下乡放电影需自带发电机、放映机,再加之其他设备,全套放映设备一百多斤,都是靠放映员肩扛手提带下乡。

“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。”

高镇同说要始终牢记“宁恋家乡一抔土,勿惜他国万两金”,今年69岁的北航固体力学所教授吴大方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从教60多年,高镇同培养出一批航空、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,其中包括5位院士,一些学生的创新成果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和科技进步三大奖项。1989年,高镇同荣获“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”和“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”称号。

“老师带学生,如果一代不如一代,国家就兴旺不起来。”谈起学生,高镇同一脸自豪,“我的目标就是努力使学生超过自己。”爱生如子的他说道:“年轻学生来到北京读书,父母不在身边,教师自然就是他们的家长,应该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,关心他们的成长。”

20世纪80年代末,一名叫王洋的学生引起了高镇同的注意,觉得他总是面色苍白,似乎是营养不良,高镇同赶紧买了两袋奶粉拿给他,要知道在当时奶粉是一般人吃不起的营养品。

从那时起,高镇同开始大量地资助学生。他有本厚厚的名册,上面有209人次的资助记录。高镇同说这只是一个备忘录:这次给了这个学生,下一次给别的学生,均匀分配。(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李斌、魏梦佳、刘婧宇/文)



谢萍果说,看一场电影能让村民开心好几天呢!

然而,上世纪90年代随着有线电视在村里的普及发展,露天电影放映行业受到巨大冲击,观影群众开始减少,电影院面临解散。

“那时没有电影队了,放映员都改行了,家人也劝我换个工作,可我舍不得。”谢萍果说。“虽然手机随时都可以看电影,但是露天电影村民依然喜欢看,聚在一起有氛围。”谢萍果得意地介绍说,春节期间更是忙不过来,大年初二就被各村请去放电影。

夜空下,谢萍果的“银幕”点亮了乡村,也装饰了村民的梦。谢萍果也有一个“梦”,他希望在“水边公社电影院”上建一座电影博物馆,把当年的设备展览出来,把老物件传下去,把记忆留下来。

(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艾养道新型专利艾灸仪在家轻松做艾灸99元体验

艾养道专利艾灸仪,4种跨界材质,15个专用零部件,上道工序,合为一体,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结合!

方便施灸:

艾养道新型专利艾灸仪,松紧魔术带的设计,将艾灸仪固定在身体各部位,可以一边做艾灸一边做家务。

原创专利国家专利号为ZL 2016 2 1082530.6:双层防灰漏斗的独特设计,防烫、防灰、安全施灸。

三档控温设计:三档调节,自由调节温度,自控施灸温度。

选用陈艾:艾养道专业艾柱精选医圣之乡五年陈艾经过选材、挑选、敲打、提纯、成型,五大工艺将端午节后采摘的艾叶,按比例提炼成黄金艾绒。

为庆祝艾养道艾灸仪荣获国家专利,特拿出100台新型专利艾灸仪99元体验!(艾柱需要2元/个)



免费咨询热线

400-807-9993

●送货上门 ●货到付款
●品质保证 ●30天退换货保障

深圳市灸脉通实业有限公司 广告

爱今天的老人,就是爱明天的自己

张丽钧

要放假了,我问一个同事假期怎样安排。她说,想带孩子去泰国玩玩,因为孩子一直想看看泰国那些会按摩的大象。我说:“真是个不错的安排!你们三口一起去吗?”她说:“不是,我老公不去,他老爸身体不好,他得去床前尽孝。”我没说什么,可心里却久久放不下这件事。

因我与这个同事关系特别亲密,所以还是忍不住追发了一条微信给她,嘱她从泰国回来后一定要带孩子去陪孩子爷爷住几天,“这与其说是为老爷子好,还不如说是为你好、为孩子好!”嘱咐完了,又把今年早些时候我师弟尤立增发给我的一条微信截屏转给了她。

师弟写道:“从小培养自己孩子的良好习惯,会让孩子受用一辈子,并且他还会及时纠正我行为的偏差——乘坐电梯,他会伸手拉我一下,让我站在靠右的位置;过路口,绿灯不亮,他绝对不让我前行;公共场合,他绝对会提醒我不要抽烟;每到节假日,

出发,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情——这是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感受颇深的一句话。人这一生会有很多美好的憧憬,去天涯,去海角,看山,看水,看烟火,看人家,看世事繁华,看沧桑变化。然而,与丰满的憧憬相对的往往是骨感的现实。现实就像是一根捆仙索,可能会将你的美梦束缚在你的身体里——除非你有与之对等的付出。梦是自由的,没有行动,梦醒之后,一切都将成为空。换言之,想要离梦想更近一些,行动是必不可少

的支撑,而出发,是第一步,也是必经的一步。

没有出发,何来抵达?很多人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,只是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,已经错过出发的最佳时机。有些人人为此疑惑,输在起跑线上。奔跑还有意义吗?因此,他们丧失了奔跑的勇气。其实,正如师旷以“炳烛而学”劝喻晋平公那样,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太晚的开始。只要出发了,什么时候都不嫌迟。

也许,早点出发,你可以去300个地方,行几万里远路,迟了,行程就缩水了,但缩水的行程也比原地踏步要好得多。所以,若是觉得梦想可为,那就赶紧出发吧。

志存高远容易,行动太难,坚持更需要极大的勇气。一念既出,万山无阻。唯有如此,脚步方能迈得更远一些,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方能更近一些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他总想着回老家看看爷爷,他说,爷爷虽然不认识我了,但是我认识爷爷……”

她收到微信后惊呼:“尤立增!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耶!嗯嗯,我一定好好向他学习!”

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转发师弟的这条微信了。第一次,我将它转发给了一位心理系教授,因为她正为年轻父母“孝敬儿子”远远超过“孝敬老子”而忧心忡忡。第二次,我将它转发给了家族里的一个小妹,因为她以孩子读初三、学业重为由,不让孩子去探望住院的奶奶,由此引发夫妻大战……

我是个怀有“通过文字揣想文字后面的那个人”的强烈的“职业好奇心”的人。自打师弟发来这条微信,我一直在冲着文字后面的那个素未谋面的男孩微笑。他多么暖呀!说出了这样的暖话:“爷爷虽然不认识我了,但是我认识爷爷……”我多么愿意这句话能出自我孙儿的口!我多么愿意这句话能出自全世界的孙儿的口!

我目睹过我要强的姥姥的老,我也正目睹着我耍强的妈妈的。最近在李明哲老师的课堂上,看他带孩子们分析《偷吃的老人》一文。孩子们齐声诵读:“从苦日子过来的老人们都这样啊,当年你奶奶也是一样的。因为她们觉得老了,是吃闲饭的,担心自己多吃儿女会心疼粮食,所以就一再强调自己不动弹、吃不多。她们不知道现在粮食不像以前那样金贵啊!你越劝她多吃,她越是不吃。然后趁你不在家,再找点吃的……”

坐在“评课席”上的我,听任泪水滚滚而出。老人,活得多么不舒服、不带劲、不硬气!

面对在人生的下坡路上苦熬苦挣的他们,难道,我们不应该拿出更多的怜恤与悲悯去竭力反哺吗?爱今天“老来难”的老人,就是爱明天“老来难”的自己。相信吧,只有孩子眼中有了祖辈的“老来难”,我们才可以指望日后他心中有父辈的“老来难”。

(摘自《品读》)

我心归去

韩少功

我在圣·纳塞尔市为时一个月的“家”,是一幢雅静的别墅。房子前面是蓝海,旁边是绿公园。很少看见人。

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,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耐的冷清。这个城市不属于你。

从巴黎带来的华文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,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,因为在下一个钟头,下一刻,下一分钟,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越想家——似乎是有有点没出息。倒不是特别害怕孤寂,而是惦念亲人。我知道我对她们来说是有多么重要,我是她们的快乐和依靠。我坐在柔和的灯雾里,听窗外的海涛和海鸥的鸣叫,想象母

亲、妻子、女儿现在熟睡的模样,隔着万里守候她们睡到天明。

人们无论走到哪里,都没法不时常感怀身后远远的一片热土,因为那里有他的亲友,至少也有他的过去。时光总是把过去的日子冲洗得熠熠闪光,引人回望。

我这才明白,为什么各种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激动。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,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,常常是故乡的小径,故乡的月夜,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,一只羊还未归家,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。

这哪里对呀?也许舒伯特在歌颂宫廷或爱情,但我相信所有雄浑

的性格是一半顺从,一半逆反;一半清醒,一半烂醉。我们的艺术创造,不是一半来自笔墨的自我发挥吗?

甲子之年,我写了一首诗,实际上是写了我的艺术观:

笔墨伴我一甲子,谁言劳心又劳神;

墨自含情也含爱,笔乃有骨亦有魂;

如烟岁月笔下挽,似水时光墨中存;

书我书我画我文章,笔墨处处皆我人。

此诗写过,欲言尽之。(摘自人民网)

母爱

李冬梅 编译

有人问一位年近的母亲:“您有这么多孩子,您最疼爱哪一个?”母亲沉思片刻,说:“哪个久病未愈;哪个离家在外;哪个积劳成疾;哪个学业未成;哪个工作难觅;哪个衣食无着;哪个单身未婚;哪个儿女年幼;哪个债台高筑;甚至哪个弃我而去,哪个就是我最疼爱的孩子。”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

的男声独唱都应该是献给故乡的。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,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,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,成了我们自己。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些东西:你的血、泪,还有汗水。

我已来过法国三次,这个风雅富贵之邦,无论我来多少次,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。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、唱歌、说笑、合影,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。

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。而萍飘四方的游子无论怎样贫困潦倒,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,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幸福。

(摘自《作家文摘》)

等待内心的潮汐

冯骥才

笔就写,立等就取。心无美文,情无所至,不会动笔。故而只是记住此事,慢慢等待内心的潮汐。倘若潮水忽来,笔墨随之卷之,则必有一幅得意的书法赠予友人。

我把书法作为一己的心灵生活。故而,不喜欢别人的逼迫与勉强,不喜欢书写那种无关痛痒的名人留言,更不喜欢当众挥毫表演,那似有江湖卖艺的感觉。

我不会天天不停地写,甚至一连写上三幅就会感到厌倦。我喜欢与书法的关系是一种不期而遇的邂逅。那一瞬,我们彼此都会惊奇,充满新鲜与兴奋。笔与墨,一边让我熟悉,一边给我意外。只有此时,我才感到笔墨也是有生命的。笔墨

名家作品